

张文喜
编著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哲学：回归思想之源

ZHUXUE
HUIGUI SIXIANG
ZHI YUA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哲学：回归思想之源

张文喜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林孟清, 张文喜, 陈湘舸编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10

ISBN 7-207-07151-5

I. 马… II. ①林… ②张… ③陈… III. 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1816号

责任编辑: 徐 冲

封面设计: 于 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哲学: 回归思想之源

张文喜 编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动力区和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印张 9.75

字 数 298千字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7151-5/A·55

(全三册)定 价: 56.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旨在严肃地重新提出哲学问题，并尝试以问题为中心来组织和运思的哲学引论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一种作为问题的思想，而非作为理论的思想。作者不像一般的同类著作那样按照哲学问题的缘起、性质、求解的途径的顺序做面面俱到的观点罗列，而是通过一定的视角以及生动的叙述，让已经化作“概念木乃伊”的所有问题自身得以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也因此，作者试图在各种被确定为“绝对正确”的哲学原理的框架内打入楔子，让哲学原本是面向思想本身这样的意蕴得以开显。

前 言

在人类追求知识的努力所成就的分门别类的学问体系中,哲学总是显得与众不同。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人们也许一直是搞不懂“什么是哲学?”。尽管你也许自从有了唤醒精神的能力的那一天起,就显露出对哲学的热烈而持久的兴趣,这个问题竟仍然是最激发你困惑的:对你而言,就像对任何一个对哲学颇有兴趣的人一样,哲学,简直等同于一团迷雾、一个迷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唯一的结论就只能是我们放弃提问“究竟什么是哲学?”,因为说成问题的只是一团迷雾和一个迷误,那这还算是个什么问题呢?

你应该放弃这个问题吗?抑或你仍然只是想成为延续一番长期迷乱的最近一个“牺牲者”,但作为这种“牺牲者”的同时又成为一种激发新的思想可能性的指路者?不过,当代哲学关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意识表明,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关键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你还没有转向那应该思考的东西的道路。迄今为止,人们常常把“思想”想象为一种简单而轻而易举的事情去做,就像我们一般的“思考”、“思维”那样。所以,促成如下情形的发生其实也就毫不奇怪了:“思想被贬价出卖”;“哲学被控制论代替了”;哲学被做成各种“知识”;爱智者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凡此种种,哲学必然自发地坠向根本意义上的知识论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而不是在思想的本质之域中。而事实上,即使我们发现了对哲学的兴趣而向它表白了莫大的尊重,即使我们长年累月又绞尽脑汁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

我们能够思想,甚至也许根本还没有保证我们愿意思想。因为,当我们注意到,“哲学家就等于思索的人”这个定义的真正含义,并且根据此承认我们还不会思想时,思想本身就被置于人的知解力的保护之外。反过来说,普通理智对于那种被哲学置于本质洞察面前的东西便也常常是熟视无睹的。

我在这里无非是想说,思想贫乏的时代须回归思想之源。

回归思想之源,一个很朴素的书名,不知读者诸君第一眼看到它时想到了什么。您也许会想起那种呼之为思想的历史,即被看做“历史”的“思想”。很久以来,“思想”确实只是被看做各科学术中的原理、理论、方法、范畴、模型、资料、数据、前沿研究——一句话,是“科学”。但“科学不思”!海德格尔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变得思想贫乏甚至无思想,是因为如今的人们,包括那些似乎由于职业而思想的人,以最迅速的、最廉价的方式把思想做成为知识,又同样迅速地忘却于同一瞬间。如今研究者的家里不再需要图书馆,不再渴望穷理尽性,他反正不断地在途中,不是在思想的途中,而是在各种聚会的途中,他在会议上磋商和了解情况。如此这般地一个会议紧跟着另一个会议。他的思想受制计算性思维甚至受制于出版社。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他必须写哪些书了。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做如此广泛的规划、如此众多的调查、如此繁荣的研究。而这种规划、调查、研究耗费的精神和理智思考有其巨大的效用。但是,正是由其所产生的巨大效用,维系了日益增长的无思想的时代状况。

反正,我们只能活在此时此刻,而不生活在300年,200年,甚至100年之内,所以,考虑职业的、企业的、城市的、乃至学术的等规划只要限于五年、三年、甚至几个月。更遑论考虑“思想的寿命”!考虑思想的寿命对现代人来讲不是显得过于“奢侈”了吗?在那么多人还在为温饱而发愁的时候,那种不问思想如何“实现”以及思想需要多少年“实现”的问题,那就会有违思想任务的“本意”。而最

后人们会说,那种一味沉思默想、沉浸于存在的“震惊”,这对于普通人的理智而言要求太“高”了。这种对思想的时效性和适用性的理解是思想之失去的原因。也可能是,一种思想希图在一年之内被判断出高下、评出个优劣等级,并被贬价卖掉的原因。也可能是,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无思想状态是位不速之客,不请自来。

然而,从历史上看,人却把能够思想看成自己的本质。在我们无思想的时候,人却没有放弃思想的能力。不可否认,这里的“人”说白了就是指“哲学家”。一般来说,能够爱好哲学的人属于少数人。或者说,历来把思想本身看做滋生于哲学,而哲学家就是一帮以沉思为生活方式的那么一种人。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如今人们踏上思想的道路是对哲学颇感兴趣的逻辑后承。可是,在思想贫乏的时代,今天却到处都更加显露出对哲学的期待。当然,属于这种对思想的兴趣的表现还有:当人们一边在思考“我是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等等问题时,人们却既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思想不是哲学家的特权。老实说,我看不出哲学家和民众的鸿沟到底应该划在那一边。

当然,我并不知道那些没有机会接触哲学文献,从而也无法了解这些问题史的普通人是如何“实现”这些思想的。换句话说,我不太清楚,一个“没有哲学知识的人”是如何可能思想的。但我确信,“人有哲学知识”并不具有必然性,迄今还有许多人连起码的哲学通识都不具备,这却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但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人的存在不可能没有一种“前理解”或“前领会”。只要他作为人这种存在者存在,他就被赋予这种“先知”,被抛入这种“先知”。就如同没有学过万有引力定律的人,在日常世用中,也“有”万有引力的“前领会”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去编造一些无人能懂的概念,试图建造一个庞大的体系来描述世界,很可能在普通人的“前领会”或素朴的心智面前显得相形见绌。

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当我提醒自己把思想的快乐传递出来,

去唤醒那些“圈外人士”的思想力量，来写作一本类似于哲学的入门性质的著作时，我就意识到摆脱概念建筑术之必要。我在本书中只是试图按照一些大的问题来组织和运思，自然而然地把我目标中的读者引入思想深处。

然而，我必须赞同海氏说，思想就像一门手艺，只不过它是人的最简单也最难的手艺。我如果可以简短而且也许是说一点儿老实话，但却是从长期的沉思来说，作为一个在学园里从事哲学专业工作二十多年如我者，我是宁可待在概念王国这儿，这儿是我的家园。而且想想海德格尔、想想德里达的遭遇，在我们时代，我们大概也将必定是离不开它的。换句话说，我的目的虽然是摆出哲学问题，但在这样做时，不能不同时也输入有关这些问题的哲学概念。这恰恰是令我不得安宁的事情：我实在不能把读者当成一点儿都不了解哲学，却试图引导他们在不知不觉而势所必至的情况下抛入深思的境界之内。甚至在明知读者的某些准备性知识背景可能不足的情况下，我也不能体恤读者而牺牲沉思问题的深入。我不能，因为这样的手艺对我而言太难了。可以说，这样的手艺不能是通过人（我这样的初学者）做到的，但也不能是没有人就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无论对于出版商还是对于公众的需求来讲都是不相切合的。它只能算作唤起那种期待的“路标”。也可能是，一种思想的途径成为这个样子：这样一种沉思既不必然把世界带入公众的世界图像之中，也并不必然把世界确定在公众状态的角度来看，恰好得以防止这种思想很快就消失 in 书的海洋里，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引言 学会思想：学会学习

当代哲学的主要趋向已经背离了知识论传统。哲学家希望藉一种并非以传统知识论为依托的思想，重新学会思想。在这种意义上，适用于思想的唯一标准来自怎样学会思想本身。其重点在于怎样学会学习。

要说明此点，我们指出哲学没有现成的道路，指出思想不可以看做同其他知识一样对待的一项主题，就足够了。

众所周知，一种“知识”如果被认为是“知识”，就是说这种“知识”作为“知识”存在的理由得到了认可，即所谓获得了某种合理性。在一般人看来，无论是学科制度规训下的“知识”，还是将“知识”一词延伸到非学术的活动上去，“知识”就是“知识”，这有什么值得深究的呢？谁都知道！就像谁都知道“读”那样，读就是把书写的或印刷的东西朗诵出来的活动；也是按口授进行笔录的活动，把印的东西写出来的活动，按乐谱进行演奏的活动等等。“读”这个词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用法，对稍具识字的人来说当然是十分熟悉的。但是，如果我们像海德格尔那样细心地想想“假装着读”、“真的在读”、“他只是起一架阅读机的作用”、“读是一种特殊的意识活动”诸如此类的说法，那么在这里无论如何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读的机制在起作用，而同时读的机制以及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仍然隐藏在晦暗中。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知识”的身上。知识获得合理性这个合理化过程的机制也是一个长期的、隐藏而不显的过程。自从曼海姆

(Manheim)和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我们方才认识到知识合理性可能是建构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上。从过去几十年中,“知识”作为生产力,到现在的“知识”作为“信息商品”,就是要求知识朝政治——实用的一极倾斜。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当今人类在逃避思想的表现。照利奥塔的说法,这一趋势是同过去更多地从知识自身寻找其合理性发展而来的,他认为知识合理性的叙述无非就是在以上两种倾向之间徘徊。但是后现代性哲学话语并没有真正道出这一变化的原因,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对知识标准的争论,就连其粗略的轮廓也很难描述。这里似乎只要举出福柯的例子就够了。福柯所谓的“知识考古学”所做的探索归结为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这个大的语境中,对于理性和理性主体进行激烈的批判。他所谓的“知识”,不是狭义的各门科学中的具体的见解和认识,而是人类对于自己所面对世界的全部理解和把握;他所关心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这些“知识”是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权力”(power)或径自称之为“力”穿行其间和相互较量,而后形成的结果。福柯的“知识”和“权力”已完全不同与以往的概念。于是,“没有人能掌握这种知识;没有人能行使这种权力”。可是,问题变得如此复杂的是:“的确,是有些人这也懂,那也懂。的确,是有些个人及组织统治着其他人。的确,自19世纪以来知识和权力以各种形式为资产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远胜于其他任何事物所提供的……但是那些统治阶层并不知道他们何以能做到这一点。”^①

当然,我们在这里谈福柯,希望不要和那些胡搅蛮缠发生牵联。有一点是明确的,那种没有谁意识到了的“知识”,和那种没有人能有意识行使的“权力”的想法,事实上,早可从“美诺悖论”的本质渊源中明白可见。苏格拉底相信,假如人们知道了“德性是什么”,并且知道德性是有益的,那么人们就不会因无知犯错。可是事实上人们苦苦反思的结果是无法知道什么才是真知识,于是,柏拉图假设美

① 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诺指出：苏格拉底呀，你何以研究你本来一无所知的东西？即使你碰巧遇到它，你又怎么能够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而又想知道的东西呢？因此，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在能够认识真理的人和碰巧坚持正确意见的人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

可以说，“美诺悖论”的根源在于柏拉图把知识引向于知识论中心的哲学。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来看，解决这个由“美诺悖论”引出的问题，所要求的无非是先从存在论上把“知”了解为“能立于存在者的坦露中”，^①因此“知”一词的思想语法是同“能够”、“可能”这些词的语法密切相关的。海德格尔坚持“知”与“知识”的区别：“单纯有知识，即使这种知识很广博，也不是知；即使这些知识经过顺序渐进的学习和考试的裁定而最后成为实践中最重要的东西，也不是知；即使这些知识是根据最基本的需求加以剪辑而来，因而‘接近生活’，但对它们的拥有也绝不是知。由于真正的现实性总是不同于市侩庸人们所理解的生活现实，所以，尽管一个人可能拥有上述的知识同时还有几乎实际技能，但他仍然盲然无知，仍然不可避免地是个半瓶醋。”^②为什么呢？海德格尔回答说：因为他没有知，而所谓知就是“能够学习”。

由此，不可克服的“美诺悖论”所引起的问题一下子改换了路向，“知识”一词不应该被理解为按考试、评分的侧重或学科规训的标准之“知识堆积”，那只能是知识的堕落。我们应该按“能够学习”的意义来理解它，即把知识放在一个“连锁循环”中进行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知识中各孤立观点衔接成一个动态的连锁系统。连锁学习并不打算包容所有知识。那将重新落入堆积知识的陷阱，就好像用一个有序而协调的“大口袋”来囊括真实。阿多诺说，“总体就是非真理”。由此来看，“美诺悖论”的形成就出于企图把“世界”囊括在其逻辑中的体系，这是一种“荒谬”的合理化企图。

①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②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22～23页。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谓“有知的人”就是指那种在本质上把本应联系在一起却被人从本质上分割开来的东西衔接起来。它努力指向的并不是各领域里的知识总体,而是“关键知识、战略据点、超沟通作用的要点和把分离开来的各领域组织起来的关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比拥有知识难得多。因为,学习是一种取得知识和占有知识的过程,但是,不是每种取得和占有都是学习。看看过去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认识,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有人以“知识爆炸”来描述这种变化。但与此同时,知识的急剧发展,知识范围的迅速扩大,除了增加了人类主宰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之外,也同时带来不少前所未有的问题。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挑战,便是“如何令知识的增长能真正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福祉服务,如何令追求和发展知识的活动,可以同时发展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简言之,性命攸关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知识的开拓和发展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建立一种更“扎实可靠的知识”的问题,而是重新学会怎样学习。

按照存在哲学的看法,所谓重新学会学习并不意味着回到起点那样一种恶性循环,而是强调去思考还没有被传统形而上学思考过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在没有道路的地方行路或在行路中开辟道路。我们大概所具备的只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行路”,这说的是人唯一所能做的只是“能够学习”。无论是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语言的动物、劳动的动物,还是其他什么“符号”的动物之类的规定,人总是一种“能够学习”的动物,所以人们有时说,动物之所以不说话是由于它们缺乏那种精神能力。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它们不思考”,更恰当地说,它们不使用语言——如果我们把最原始的语言形式排除在外。——命令、提问、叙述、聊天如同走路、吃、喝、游玩一样,是“我们的自然史的一部分”^①。但这一点与其说人是语言的动物,毋宁说,人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在学习中

①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9 页。

学会学习的动物,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学会”了说话,他才能说某种东西。谁要“想说”些什么,就必须“掌握”一种语言,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学是在人们学会使用的情况下的一种“取得和占有”,而一种“占有只有通过使用本身才发生”^①。

为突出“学”是一种使人超出一切现成者而进入一个机变、动人和充满生趣的世界。海德格尔又称学为“练习”。海德格尔让我们看看作为一种学的练习。譬如,以练习中我们掌握武器的使用为例,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和交道的方式指向武器本身所要求的东西;“武器”不是指这一具体的有特定型号的枪。因为在练习中,我们不只学扛枪和学保险扳机的使用,不只学瞄准的技能,在所有这些“学”中我们也同时认识了“物”,在枪这一“物”上根本上还有“更多”的东西可学,这就是说,本真的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学”^②。一般意义上的“学”超不出一单单“学个什么”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学”与“所学”似乎不可分,谈到“学”一定要落实到“所学”的什么——例如 98 型枪——上来。“学”本身的含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是在“学个什么”的意义上使用。本真地“学”是要从根本上“去支配一个我们体会了对它的使用的物,也就是把它生产出来,那么生产者必须预先认识这一物本身有何种情况。就物而言,还有一种更为原始的认识,这种认识必须预先学得了,从而根本上才有这样的型号以及相应的机件,这种认识是对根本上属于射击武器的东西和作为武器本身的东西的认识;它必须事先得到认识,它必定已经被学了,是可学的。这种认识乃是物之制造的主要基础,而被制造的物又是练习和使用的可能性基础”^③。在这里,海德格尔强调,在枪这一物、到一般的武器这一物有更多的可认识或更多的可学,这种更多的可学就绝不止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射手之类的技术能手,更需要了解武器的结构

①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852 页。

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 852 页。

③孙周兴选编:《海 ● 格尔选集》(下卷),第 853 页。

和操作原理。换言之,我们必须深入到武器这一物的“工作原理”这一层次,把隐蔽在“知识”底部决定其之所以为“知识”的原理或程序打开,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了解目前的“知识”为什么会成其为“知识”,它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且有可能了解决定其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哪些。也只有这样,放在我们眼前被看的東西才以其所是成为“可见的”。

所以,“能够学习的人”就只是指那种领会到他必须总是不断地学习,并且在这种领会的基础上使自己“进入那种能够不断地学习境界的人”。不过此刻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堆积知识、组建系统、囊括一切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在动态循环过程中如何组织知识、衔接种种知识的问题。因为,解释学循环的辩证法指明,“学”一定是一种介乎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状态,“学”与“所学”必然是在“生成”、“运动”、“已知”与“未知”之中相互摩荡。按照这个思路,“学”就必然是一种破除对现成者(不管它们是物质性的还是观念性的)的固执,“所学”也就绝不是或者是你已经知道的或者是你还不知道的,它一定只是以“在知与未知之间”的方式显现自己。由此,真正的困难并不是“美诺悖论”所谓的“学”就“所学”而言在“逻辑上”的不可能,而是“现实地直抵根基地取得对我们总是已经知道的东西的认识。这样一种学是我们这里唯一关心的”^①。它需要我们持续地滞留于那些仿佛是最熟悉、最切近,因而在日常理智看来就不需要再学习的东西上面。海德格尔举例说明:古代希腊的“智者”与苏格拉底之间对“学”的不同理解,前者对“学”的理解所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说话”——逻各斯。他们四处周游、演说。其本质的生存样式就是异乎寻常地、高度亢奋地、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说话中——或在有钱朋友的宽敞客厅中,或在市场的公共场合中,或在节日庆典上,或在外交出使中:既有准备好的长篇大论,也不怕任何人提出挑战,可以当场口锋犀利地回答。^②这使他们不同于哲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习惯于

^①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54页。

在街头闲站,并与人们交谈,谈话内容总是从熟悉的东西开始,譬如与一个鞋匠讨论什么是鞋。但鞋有什么好讨论的呢?这种“能够发问”正是“能够学习”的前提条件,因为发问是“愿知”,一种意愿学习的状态,而苏格拉底不仅“愿知”,而且采取了最原本的学的方式来讨论鞋,苏格拉底的话题永远是“什么是物”。这对于见多识广的智者而言是不屑一谈的,智者不无优越地对苏格拉底说:“你仍旧站在这里,始终就同样的东西谈论同样的东西吗?”“是的,”苏格拉底答道,“我正是这样做的;而极顶聪明的你,确实从没有就同样的东西谈论同样的东西。”^②

此箴言是说,真正的能知和知识的基本条件是认识到一切知识的基本前提和一切知识所包含的态度,就其是对人们已经认识的东西的认识这一根本意义上讲,搞清楚“何为物”这样仿佛是切近和平常的问题是“学”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态度。一个人可以学会如何阅读希腊文或学会高难的手上技能,但是一个人不能学会如何成为有心智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学”作为自我发展的根本方式,其背后的预设是:“学”就“所学”而言,不可能仅仅追求一种抽象概念知识,而必须在具体的事务中学习似乎已知的东西,譬如学习做人的方法,苏格拉底的名言是:未曾思过的生活,不值得活。而我们将它反过来说也一样,不落脚于生活的思,不值得思,这同时也意味着,视“学”不仅为“学术之事”,而且也是培养健全人性的路径,“学”乃系于现代社会个人的终极关怀。既然,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学习的能力,那么,在“上帝已死”的现代社会中,自我完善的任务不通过“学”向所有人开放是不可想象的。

①参见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54页。

1/ 前言

5/ 引言 学会思想:学会学习

1/ 第一章 哲学:思到最深处

2/ 一、让哲学回归思想

12/ 二、哲学的视野

40/ 三、哲学与大学内在精神

44/ 四、哲学的走向和作用

53/ 五、哲学与人生的关系

57/ 六、哲学的思维姿态

59/ 七、当代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90/ 八、哲学的精神

97/ 第二章 存在意义之追问

97/ 一、“客观实在”观的终极基础和信念

103/ 二、存在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106/ 三、“存在”一词析义

109/ 四、存在与语言的关系

114/ 五、存在意义问题

134/ 六、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问题

138/ 七、现象背后的实在

141/ 第三章 自身意识问题

141/ 一、内在意识的自明性

144/ 二、人的实际生活本身和思想活动

146/ 三、意识形态幻象

149/ 四、身心问题

153/ 五、自我或哲学的他者

203/ 第四章 辩证法的思想空间

203/ 一、辩证法形成的几个主要特征

206/ 二、辩证法与日常思维

209/ 三、变化与永恒

214/ 四、辩证法与语言的关系

231/ 五、辩证法的范畴理解

237/ 第五章 认识与真理

237/ 一、中国人自己的认识论哲学

245/ 二、哲学和艺术

246/ 三、世界作为表象与作为意愿

249/ 四、真理与解释

256/ 五、中西真理观的视野

265/ 第六章 历史观之基本问题

265/ 一、作为哲学范畴的历史概念

266/ 二、动物无历史

269/ 三、自然界本身没有历史

272/ 四、剧作者与剧中人

275/ 五、历史中的自由

277/ 六、历史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